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的传世杰作

Stefan Zweig

人类群星闪耀时

决定人类历史的10个瞬间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彭浩容 译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Stefan Zweig

人类群星闪耀时

决定人类历史的10个瞬间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彭浩容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群星闪耀时 / (奥) 茨威格著 ; 彭浩容译 . —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2015.2
ISBN 978-7-5125-0762-3

I . ①人… II . ①茨… ②彭… III . ①历史人物—列
传—世界 IV . ①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8107 号

人类群星闪耀时

作 者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译 者 彭浩容

责任编辑 戴 婕

特约策划 高高国际

封面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GaoGao International Culture Media Co., Ltd.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5.25 印张 21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762-3

定 价 2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序 言

任何一个艺术家也没法把一天的24小时都用于艺术创作，所有那些特色独具、生命力旺盛的神来之笔往往存在于那难得而又短暂的瞬间灵感火花的闪烁。历史也是如此，这被世人赞颂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的历史，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尽管歌德曾满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太多不可胜数的被我们熟视无睹和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像艺术创作和生活中到处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那些令人震撼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里常常只有一个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成一枚一枚的珠子串连成一个数千年悠久的长链，因为那些历史的尖锋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一个民族里，为了产生一个天才，总是需要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伴随着无谓流逝的漫长岁月。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出现一个天才就会影响百年的文化史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汇聚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也会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这些平时悠哉游哉按顺序发生或者并驾齐驱而来的事件，都压缩在这电光火石般的一刻，这一刻可以决定一切：个人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极富戏剧性并且生死攸关的时刻，往往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虽然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里都是难得一见的，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之上。在此，我将从不同的时代和领域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一刻——之所以这样称呼这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历史黑夜。我并不会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删已发生的一切的内在真实性，因为历史——这个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已经把那些时刻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外来的帮手，而且，伟大的历史凌驾于所有的作家之上，谁都别想超越他。

斯蒂芬·茨威格

就像避雷针的尖端汇聚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也会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之上。

这群星闪耀的时刻——之所以这样称呼这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奥〕斯蒂芬·茨威格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 1

拜占庭的陷落

- 危在旦夕 / 2
和解的弥撒 / 5
战争开始 / 6
城墙和大炮 / 8
再次寄予希望 / 11
战舰翻山越岭 / 14
救救我们吧，欧洲 / 17
总攻前夕 / 20
圣索菲亚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 22
一扇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 / 24
十字架倒下了 / 27

到不朽的事业中 寻求庇护

- 装备好一艘船 / 30
躲在木箱里的人 / 33
危险的升迁 / 35

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 38

永载史册的瞬间 / 41

黄金和珍珠 / 46

神明很少保佑…… / 49

毁灭 / 53

亨德尔的复活 / 55

一夜之间的天才 / 75

滑铁卢的一分钟

格鲁希 / 91

卡右的夜里 / 94

滑铁卢的上午 / 95

格鲁希的错误 / 97

决定历史的一瞬间 / 99

滑铁卢的下午 / 101

决战 / 103

回到平凡之中 / 105

玛丽恩巴德悲歌 / 109

黄金国的发现

一个厌倦欧洲生活的人 / 120

进军加利福尼亚 / 122

新尔维夏 / 124

带来厄运的一铁锹 / 126

淘金热 / 127

诉讼 / 129

结局 / 130

奔向宇宙之巅

没有人物的悲剧 / 134

双重肖像 / 138

疾病的辩辞 / 142

认识的唐·璜 / 150

诚实的激情 / 156

回归自我 / 163

南方的发现 / 170

逃往音乐之乡 / 177

第七重孤独 / 181

深渊之上的舞蹈 / 185

自由的引路人 / 191

夺取南极的斗争

征服地球 / 194

斯科特 / 196

南极世界 / 198

向南极点进发 / 200

南极点 / 203

1月16日 / 204

罹难 / 206

斯科特临死时的书信 / 210

回答 / 212

封闭的列车

一个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 216

实现…… / 219

……和失望 / 221

取道德国——行不行？ / 223

协定 / 225

封闭的列车 / 227

这一炮击中了 / 228

拜占庭的陷落

公元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又称拜占庭。

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内外交困，绝大部分领土被新兴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经济凋敝，岁收锐减，东罗马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危在旦夕



1451年2月5日，小亚细亚，苏丹穆拉德三世的长子——二十一岁的穆罕默德得到密使报告了他的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精明果断的皇太子与自己的大臣和谋士未交一言，便一跃跨上乘骑中最好的一匹纯种良马，挥鞭纵马，一鼓作气跑完120英里。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后立即渡海，直到抵达欧洲一岸的加利波里，他才向自己的亲信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断绝其他任何企图染指王位者的念头，他调集一支精锐军队前往亚得里亚堡，而在那里，实际上他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随后，穆罕默德所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把他那肆无忌惮的魄力诠释得淋漓尽致，简直让人感到恐怖。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嫡亲的竞争对手，他指使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浴池里，随即把那个被他逼迫着干了这件事的凶手害死——由此可见他的阴险狡诈和残忍本性。

至此，这位年轻、狂热、热衷功名的穆罕默德取代了性情较为沉稳的穆拉德，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消息传来，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从数以百计的密探那里知悉，这个野心家曾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很年轻，却处心积虑日夜谋划实现他此生的伟业；同时，所有的报告都达成一个共识：这位新的土耳其君主具备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身具双重秉赋，他既虔诚又残酷，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个博学的、热爱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恺撒大帝及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又是个嗜杀成性、心狠手辣的人。他有一双满含忧郁的漂亮眼睛，有着尖尖的鹰钩鼻，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勤劳不倦的工匠，又像一个勇于拼命的士兵，当然，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现在，所有这些可怕的

能量都聚集在一个目标上：即要绝对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建立的功勋——这两个人曾让欧洲第一次领教了新兴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力量。不过，他的首要目标是占领拜占庭城——这颗镶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王冠上最后的宝石——所有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此时的拜占庭，对这个野心勃勃的人而言，早已是一颗没有任何保护的宝石，得到它易如反掌。过去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曾一度覆盖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伸展到亚洲的沙漠地带，既使走上几个月，也难以穿越全境，堪称一个世界帝国，如今只要步行三个小时便可轻松走遍整个国家。昔日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剩下一个可怜巴巴没有躯体的头颅、一个没有领土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亦即君士坦丁之城、古时的拜占庭城；况且，今日东罗马皇帝所拥有的，已非往昔的拜占庭城，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即仅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太已属热那亚人所有，城墙之外的所有土地也都被土耳其人占领，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仅拥有一块弹丸之地了。

所谓的拜占庭，只不过是教堂、殿宇和一排排的房屋所环绕着的、巨大城墙之内的一方天地。由于遭受十字军的洗劫和毁坏，这座城市已元气大伤；兵灾、瘟疫使得城内人口骤减；因连年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而精疲力竭；加上内部因民族和宗教的争端而四分五裂。这样一座城市面临着早已装备精良的从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它根本无力自卫，既无兵员又无勇气，眼看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三的宝座摇摇欲坠，他头顶皇冠的命运难以预料。然而，正是由于拜占庭已被土耳其人围困，也正是因为它荟萃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来古老的文化而被奉为圣地，它才成为欧洲荣誉的象征；只有当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共同保卫它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濒于崩溃的堡垒，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为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

君士坦丁十三马上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尽管穆罕默德散布和平的舆论，但他仍然心怀不安，惊惶地向意大利、教皇、威尼斯、热那亚派去一个又一个使节，请求他们派来大战舰和士兵。然而罗马却举棋不定，威尼

斯也如此。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希腊正教仇视罗马教会。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在斐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会议上，由于要共同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而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但是当拜占庭的危机稍解时，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开始悔约。直到现在，穆罕默德成为土耳其的苏丹，万分危急的形势才使东正教放弃了固执，拜占庭在向罗马传达自己顺从的信息的同时，紧急要求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装备弹药和士兵。不过，一艘帆船先载来了罗马教皇的使节，他是来完成向西方两个教会宣布和解的神圣使命，并且向世界宣布：谁攻打拜占庭就意味着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和解的弥撒

那是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当日绚烂多彩的基督教建筑，那由大理石和玻璃巧妙镶嵌的图案，庄严显赫的场景是后来者永远无法从由它改成的清真寺想象出来的。教堂里正举行盛大的活动庆祝两派的和解，在帝国所有显贵人物的簇拥下，君士坦丁皇帝出席了这个庆典。他要以帝王的身份成为这次两派和解永不分裂的最高见证者和保证人。宽敞的大厅里灯烛辉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列高利在圣坛前如兄弟般一起做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首次提到教皇的名字；首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虔诚的赞美诗，歌声缭绕在这座永恒的主教堂的拱顶间。在这庄严的时刻，已经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郑重地抬了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将从此永结同好。整个欧洲的观念，亦即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纷争，终归一致。

然而，在历史上，理智与和解的时刻从来都是短暂易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洪亮时，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在外边的修士室里言辞激烈地指责起来，他声称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盲目信仰的狂热轻易地毁掉了刚刚由理智撮合成的和平，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承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还是把这座城市丢给命运摆布了。

战争开始

所有准备发动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就绪之前，总是竭尽所能地散布和平论调。穆罕默德也是如此。在接见前来参加自己加冕典礼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时，他说尽了极其友好令人宽慰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起誓：他会忠诚信守与拜占庭皇帝签订的所有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却又与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使自己在三年内不受干扰地拿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挑起战争。

到这时为止，土耳其人只拥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细亚一岸，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到达自己的粮仓。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不需要任何借口，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鲁米里·希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一个要塞（古代波斯人威震四方时，其勇士薛西斯即在此渡过海峡）。于是一夜之间，欧洲这一岸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按照条约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修筑工事的——但，对强权者而言，条约不过是废纸一张。为了生活所需，这些工人把附近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民房，而且还拆毁了著名的圣米迦勒教堂。土耳其苏丹亲自督管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人背弃公理和条约，切断了它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想通过这个彼时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在和平的法衣下遭到了炮击：在首次耀武场威之后，伪装显得多余和不必

要了。

1452年8月，穆罕默德召集他的文武官员，公布了自己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计划。宣告没多久，野蛮行动上演了：被派往土耳其境内四面八方的传令官们征召来了能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日，如潮水般涌来的一支一望无边的奥斯陆帝国的军队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

土耳其苏丹身着华丽的戎装，骑马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营驻寨。但统帅部在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将祈祷用的地毯铺在地上，跣足跪拜于地，面向麦加三叩头；身后是他成千上万的部下，众人同苏丹一起面向同一方向叩头，节奏一致地向真主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场面十分壮观。然后苏丹站起身来，谦卑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斗士。此时，他手下负责传谕的差役，即“传令兵”们，匆忙走遍整个营地，战鼓已敲起来，军号已吹响，所有这一切即是在宣告：“攻占拜占庭的战斗已经开始。”